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紹定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
國侯崔某狀昨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知隆
興府江西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催趣之
任仍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某聞命震懾局春
不安若命有嚴其敢再瀆而事出危迫情有未孚
不免冒罪控陳伏念某平時奔走四方未嘗擇地
進弗逮而力可往東西惟命不敢辭也玩惕既

疾相仍天閔其勞俾遂閑適清泉白石方托
此生盡棟朱簾忽形於夢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
未有以補報雖老不堪用而猶未忍棄捐所願祇
命而前仰答知遇自嘆頽齡易暮弱植難扶雖有
拳拳體國之心而力不容強亟馳免牘尚闕俞音
偃倭循墻恍然失措顧知一路蕃宣之寄其責非
輕自度衰殘若爲勝任頃年頭風之疾秋冬爲甚
今發作無虛日自早晨爲其所苦食後方少定若
遇風寒則終日奄奄無復生意甚至攻注面目牽
引口齒呻吟不已繼以叫號年事至此能再少再

壯乎使之臨事非惟無益於事必至誤事按老獲
戾一身何足惜而大體所繫其可不自量耶某去
冬因徃外邑營一歸藏之地抱病而歸幾於不救
今若扶僂出嶺四千里行役道途衝涉祇自速斃
而已六年蒙逸老之恩自謂微生之幸一旦獲方
命之罪徒爲末路之羞及覆以思朝夕凜凜勢不
獲已輒露忱悃洊干雷霆之威欲望朝廷察其真
切之情特爲敷奏俾從所欲併乞檢照前申許致
其事庶幾瞑目牖下得爲聖代全人一髮寸膚盡
此終惠奉聖旨除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任何居住

辭免徽猷閣學士

紹定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某狀伏
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徽猷閣學士依所乞
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
義有未安情不容默伏念某一從家食六閱歲年
老矣無能衰而且病犬馬雖未填於溝壑綿力已
窮麋鹿得自遂於山林安心盡息公朝念其西清
簪橐之舊畀以南昌鼓角之雄頭童齒豁以何裨
鍾鳴漏盡而焉往輒辭二千石員符之寵併上七

十歲謝事之章有方命之罪而不忍加刑無効官
之勞而又從受祿珍臺續食借曰憐其老而優之
奎閣陞華或者謂何功而得此孤首丘而已幸茲
負山而益危辭受或乖顛隳立見上件宮祠指揮
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徽猷閣學士恩命未
敢祇拜欲望朝廷特為敷奏收回誤渥俾仍舊職
以奉祠實出始終大賜奉聖旨降詔不允

乞守本官致仕

紹定五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
狀奏不避嚴誅輒有由衷之懇仰塵淵聽臣竊惟

七十致仕禮之經也昨嘗引年告老期畢此生適
有南昌分闈之命自顧衰頹不堪驅策疊具控免
幸獲矜從然猶未忍棄捐界之祠廩強顏祇命終
不遑安伏念臣天外寒蹤人間棄物一衰甚矣百
恙乘之踐歷何功貪饕有忝茲迫桑榆之晚尚煩
芻豆之供陛下眷遇舊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
大節要自省循已踰謝事之期徒負空餐之刺可
止而不知止此心得無慊乎况久病支離僅存殘
息養痾牖下生意蕭然及此明時得遂乞骸之願
瞑目可無憾矣欲望聖慈閱其遲暮之年察其危

迫之惘俾臣守本官職致事則末路生全之恩大

矣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

紹定六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侯崔與之狀
奉伏準省劄三省同奉御筆崔與之李奎鄭性之
可召赴行在臣恍聞成命莫知所從不圖垂盡之
年猥被殊常之寵省循非據震惕不安伏念臣嶺
海不根之蹤衰遲暮景遭際昌齡中外回旋實身
通顯淮蜀遠戍不敢辭勞平生分量薄而僥倖多
踐歷深而補報少桑榆易暮蒲柳先秋未疇許國

之心已作歸田之夢陛下嗣登太寶擢用舊人秩宗近班三象趣召連帥重寄兩站榮除鴻私兼覆而未忍棄捐駑力告疲而不堪驅策復叨邃閣嚴疑之職得遂清都泮真之游乞身無從捫膺有媿忽奉起家之命俾爲赴闕之行居然陳人何自得此眷隆數異前所未聞局脊難勝凜乎維谷伏緣臣流年七十有六老將焉用病莫能興近又爲風邪所中左臂偏枯殘息奄奄朝不保夕自惟拳拳猷畝之中身在外而心王室豈不

奏輒暫領經略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端平二年春二月九日賊自廣州退道徑趨肇慶府界經略司催趣循連南雄州三處戍兵付統制毗富道統卒二十二日賊至肇慶城下二十三日攻城官軍小卻二十四日夜賊棄城潛遁官軍追逐至地名冷水坑賊據險設伏以待之官軍輕進墮賊計中遂致失利賊今乘勢盤泊于四會懷集兩縣之境流毒漸廣未有安靖之期三月十二日承提刑司逋到御前劄子三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自顧衰殘何能爲後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不敢控辭暫此守印以俟朝
命已於當日交領印訖時暫居家治事臣自事變
之後百憂熏心宿疾大作深恐有誤使令欲望聖
慈亟選素有威望之人或長材敏識稍知方畧者
當此重寄遠方甚幸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奏乞謀帥為代

平二年四月十七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與之不避嚴誅輒伸危悃臣十年晦處衰病
日侵累疏乞身未遂所欲昨緣惠陽戍卒相挺為
亂肆其跳梁陛下仁不忘遠上勤顧憂以臣投老

里居俾之就守鄉郡以任招撫之責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勉強祇命徒有為國為民之
心而忘其衰朽自領事之後疲於應酬心疾大作
怔忡自汗神思恍然軍期繁興日不暇給遂將廣
州職事牒請提舉常平黃歲兼攝以分勞經略司
則牒請提舉市舶管瀛參相幕謀以相扶助今來
事日益繁病日益深近又為風邪所中半身不遂
餘息奄奄當此多事之時日夕懷懼不免披折肺
肝籲天控請伏望聖慈憐臣老命亟賜謀帥以為
代庶免有誤國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調

遣就行督捕事端平二年五月初二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本司據節次探報申叛賊自四月十四日以後只在懷集縣管下石疆場割泊十九日起離二十二日至大梁村係封州開建縣界並是山徑險峻去處未有向望近準省劄降下黃榜如能悔過自新收納器械束身自首依舊軍分收管本司遣軍兵謝興齋黃榜錄本先入賊巢告諭今據謝興回司繳到曾忠等遵稟狀稱不願再隸第

二兵籍欲移往別州住劄即是賊徒終懷疑心未易柔服徒以受招為名而不遵黃榜指揮且有難從之請往返遷延恐為所誤除已牒提刑司一面照應施行仍將山前諸軍併請提刑節制隨宜調發就行督捕度幾事權歸一易於集事今毗富道統制一軍住懷集縣界候江東軍到即自四會進兵會合又慮賊徒勢窮計迫衝突封川開建奔出梧賀州界亦已遣飛虎軍并本司勇敢等軍把截開建一帶以防其竄逸澈浦水軍屯泊四會定海水軍屯泊肇慶以守把江面纔候江東軍至續具

別狀供申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瑞平二年七月初五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與之照對臣四月間抱病疴危奏乞除代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恭聞成命震惕于中伏念臣授老里居十有二年矣適今春戍兵倡亂上貽顧憂忽承誤恩俾守鄉郡臣仰禮陛下一時權宜之意不敢輒辭竊意三兩月間可以結局不謂狂徒自知稔惡終懷疑心招諭不從繼以討捕居然陳人何走以任此披瀝有請天高

弗聞正當軍期旁午之時只得扶衰任責應酬百冗癯悴異常今當諸軍會合狂寇盡平亟欲少求休息六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詔之頒訓辭有曰旦夕除代有人至而受之事卿乃得即安仰見陛下憐憫老臣委曲撫存之意拜手伏讀感涕交零輒敢吐露危衷冒罪控告欲望聖慈念臣年齡已邁精力已窮亟賜謀帥以爲代庶幾早釋重負以活餘生仍乞趁此明時就令致仕則始終保全之恩大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

瑞平二年七月初九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今春戍兵作逆聲勢鷓張帥聞適虛俾之承乏力綿青重何以克勝自非幕畫得人誰與共濟竊見朝請卽提舉廣南市舶管瀛才識俱高剛正有守遂於三月間屈其入幕以相扶助繼蒙朝廷特爲敷奏奉聖旨管瀛兼經畧司叅謀官荷其以國事爲念悉心裨贊乃有蒙成之幸五月間諸處調發軍馬漸次齊集遂牒本路彭提刑節制山前諸軍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可以集功某嘗謂士大夫同王事者往往先有功名之念遂生疑忌之心上下自爲謀彼此不相應多致誤事今來管提舶叅謀帥幕適與彭提刑素相厚善心恙相孚通帥憲兩司之情往來山前議事相與參訂從長而行提刑遇事園轉區處得宜斯克有濟今寇盜寧息實賴彭提刑山前制勝之功管提舶幕中叅謀之助某衰老無能因人成事而不敢沒其實須至申聞者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照對摧鋒軍兵曾忠等因在惠州出戍生變輒犯廣州城壁俄而遁去徑入肇慶府橫行下懷集四

會開建之郊本司節次調遣韶州駐劄推鋒軍統制毗富道湖南飛虎軍統制蘇洪飛沿江制司統制陳萬各領所部官軍前去逐處把截又遣廣州水軍取浦定海水軍控扼肇慶一帶江面緣諸項軍馬分投調遣道途隔慕饋運孔難遂移牒轉運司任責應副山前軍食無令缺誤荷朝議大夫運判石孝淳以國事爲念多方措置猶慮儲糧有限差人於惠連韶封等州增糴預爲乏缺之防分委屬官充隨軍督運仍擇有精力者分充水陸受給官區處皆有成畫石運判任滿朝散大夫運判李

華繼之正當山前諸軍會合賊徒窮迫之時自懷集開建而上係與湖南廣西接境無非山徑險峻去處皆係是陸運李運判悉照前官元措置施行加以程督嚴明夫運齊集是致軍餉寬餘某昨以經略使兼知廣州廣乃鄉郡爲南川重地事物浩穰訟牒叢糶允所裁決寧無妨嫌而况年老且病軍務冗擾日不暇給所有郡事委無心力可以應酬遂牒朝請大夫提舉常平黃歲時暫兼知廣州用以分勞荷其忠心體國相視如一家檢捉吏姦脩明軍政郡網整飭裏外肅清是時軍期正繁費

用百出而帥司財計枵虛歲乃那撥鹽司椿積見
錢五萬貫以濟軍用急缺支遣玉事所關略無留
吝凡此者皆孝淳華歲協力共濟之功遂藉此以
集事須至申聞者

照得叛卒曾忠等昨自惠陽倡亂徑趨廣城正
欲掩我不備當來若非統領熊喬星馳前來告
變則倉卒何以禦之賊在城北就日門外割泊
門裏即是摧鋒寨特一門之隔耳人心憂危恐
生他變喬在本寨彈壓仍護北門區處有方關
防甚密伺其出入察其情偽預爲之防是時軍

氣頗驕間有與人爭競或出言狂悖者即戮以
警之軍情貼然潛銷內應以禦外侮此則喬之
功也其竊謂熊喬身爲主將而盜發所却其罪
固不可逃盜發而能禦盜其功亦不可掩併乞

照會某申稟

辭免除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七月十八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曾從龍知樞密院
事兼叅知政事崔與之除叅知政事鄭性之除同
知樞密院事陳卓依舊端明殿學士除僉書樞密

院事臣自天開命無地容身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以聖明望治惟簡拔於人才疑丞設官實參陪於國論嘉謀嘉猷以補衮衣之闕同德以助鼎鍊之和厥任非輕惟賢是與如臣起身荒遠朽無寸長適值明時屢叨煩使四方環轍毫髮罔功退伏田廬侵尋一紀頽齡已邁宿恙相乘豈復作榮塗之夢陛下垂憐舊物而猶未忍棄捐恍奉十行之書躡升四輔之選事出非望凜不皇安伏念臣年七十有八矣棲逢暮景凋落寒根耳目昏聩而視聽全衰氣體支離而拜跪久廢養痾送日生意蕭然顧惟君命之嚴亟欲驅馳而往仰副眷懷庶乎瞻望清穆之光敷陳忠赤之悃而君門萬里策鈍莫前自惟一生荷國厚恩甲申年以春官召甲午年以天官召既老且病再三控辭情切語真皆蒙矜宥得免道途顛沛之虞今茲擢貳政塗尤爲異數而臣年愈高病愈深力愈不容強也輒敢披露衷款冒昧懇祈欲望聖慈念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材焉用收回誤渥改昇名流仍令臣守本官致仕以畢此生末路有餘榮矣所有上件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六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閏七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恭奉御筆除臣叅知政事即具辭免馳奏訖閏七月二十一日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趣臣就道亦已具表稱謝訖所有臣區區危迫未盡之悃不免冒罪控陳臣竊謂臣之事君以忠要無毫髮欺隱之情君之遇臣以恩常有頂踵生全之意神宗朝范鎮未及謝事之年力求休

致上察其真情而從之不以其爲矯也遠元祐更
化諸賢畢集鎮獨不至上察其高年而從之不以
其爲慢也蓋上下之情相孚所言必見察所欲必
見從故能進以禮退以義足爲不朽之榮如臣踈
庸何足比數惟有忠實一意始終不渝冀全晚暮
之節臣頃者分符西戍解組南歸屬聖天子御極
之初有大宗伯歸班之命逢辰多幸揣分難勝適
抱病以莫支遂授閑而有請雖乘車之年未及而
據鞍之力已衰錫以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
祿一從家食十閱歲華自謂杜門養痾可以畢此

生矣陛下改元更始蒐獵遺才天官峻除首膺嚴
召虛懷注想親劄趣行禮出殊常前所未有巽辭
殊切淵聽甫回方此踰年再叨殊遇眷知深篤擢
貳政塗雲章陸離先後交映實意過安車之禮溫
言重華衮之褒恩下九天春生五嶺倖踰至此報
稱謂何伏念臣老矣無能仕焉可止顧君命惟行
而弗惟及然帝鄉可望而不可期虺隤自嘆於衰
蹤蹇鈍奚堪於遠役徒負朝廷旌獎之意寧免道
塗顛仆之憂折肝哀鳴重足俟謹伏望聖慈察臣
平時質直之情必不以爲矯也憐臣末路凋殘之

狀必不以爲慢也俯鑒由衷之款特寬方命之誅
俾臣保此餘齡以待盡于牖下則天地曲成之恩
大矣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第三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八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臣昨者兩嘗具奏辭免叅知政事恩命奉御筆
不允令學士院降詔竊以九重圖任陳力莫能一
割頌榮趣行愈急仰服丁寧之訓實深危迫之憂
情有未孚言不容默伏念臣起自寒遠出際昌期
中外回旋實身華近年至耄及久竊休閒不圖齒

髮之衰俾作股肱之助眷隆數異郵命交馳何自
而得此耶士有懷才抱藝老死巖穴而嘆不遇時
者多矣如臣才碌碌以無聞景翳翳以將入雖不堪
世用而猶未忍棄捐可謂末路遭逢之幸矢心自
勵期報涓埃歲月壓頭有孤初志茲聞命不敢俟
駕而有疾不能造朝累疏懇祈出於真悃天高莫
測尚闕俞音臣一身榮獨而疇依百病侵陵而自
若孤根已盡殘息如絲頭風爲蓄積成竒證發作
殆無虛日或遇風寒時復眩絕加以心疾益深驚
悸自汗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皆垂亡之證今若扶僊會榮四千里行役衝冒跋
涉能免顛踣於道路乎况弼亮近臣實爲千一之
遇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自非病瘁大不獲已其敢
方命自取譴訶輒不避三瀆之誅披瀝控告伏望
聖慈垂念舊物特寢誤恩免爲赴闕之行俾遂首
丘之願就令致仕以畢餘生實出天地始終生全
大賜奉聖旨依屢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恭
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以臣辭免叅知政

事除命未賜允從趣令就到臣除已具表稱謝訖
續奉詔書以臣再辭免上件除命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恩榮稠疊戒飭嚴明冒寵踰涯驚心汗背伏
念臣了無能解徒有樸忠平生愛君憂國之心夷
險一致未嘗輒爲身謀蓋委管事君東西惟命至
於神疲力盡而後已其敢辭勞陛下親政之初急
於望治弓旌巖穴搜拔遺才公道昭明人心興起
此正明主可爲忠言之日諸賢力行好事之時臣
詘伏窮荒猥蒙收召逢辰多幸誓報涓埃而多病
久衰無能爲役但欲乞身於暮景庶幾得謝於明

時前後奏陳出於忠悃不敢一語爲欺違茲岳盡
之年更被殊常之寵政機參預恩數便蕃宸翰再
頒光昭三徑恩重感深惟有涕感而已緣臣年事
已去百病叢生拜跪不能則廢禮視聽不真則廢
事廢禮廢事將焉用之而况心氣頭風交相爲瘡
春間爲寒邪所中半身不遂涉秋以來此疾復作
須人扶掖而行十日所共見也若迫於成命不白
揣量奔走貪榮死於道路則晚節掃地遺憾何窮
若重一死不能扶憊而前則何以仰蒼隆眷要君
慢令之罪其可逃乎恐非陛下所以保全老臣之
意反覆以思凌兢而懼不免冒犯嚴誅披瀝以告
伏望聖慈察其真切憫其哀鳴乞此殘齡以全末
路亟令致休俾瞑目于牖下爲聖代全人實出終
惠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一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
省劄以臣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恩命奉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聞命自天周章失
措臣竊惟君命至重出則惟行臣之事君死生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偷惰以自便

沽名者或矯激以為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此
年齡已邁疾疾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
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偏方寒士百不如人徒有忠
恪一心拳拳體國頃年筋力未衰之時東淮西蜀
萬里奔馳才雖不速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蓋君命
不敢違而王事所當盡瘁也至於駕力既窮不堪
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閩之寄相去非遙亦不能往
跼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
擢之政途急於圖任屬時多事虛守尤勤何物衰
遲誤蒙簡拔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震驚最是氣體

支離不能并起何以趨進班行久病衰心拖為顛
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鬢髮八十歲之陳人為迢迢
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朝夕以思莫
知死所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
目斷天高詞莫能措惟有說者窮閭凜凜俟譴而
已夫以一介螻蟻之賤敢于夔犯雷霆之威豈得
已哉伏望聖慈洞鑒由衷之懼特施從欲之仁念
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鴻造曲
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依擬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

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

年正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以臣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
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竊惟君命之
嚴稽留有罪亟當遵稟其敢重違而區區危迫之
情有不容默者大抵人惟自信而後先信於人昨
者外預之除出於非望累音控避盡吐肺腑言之
孔多未蒙聽信則前後由衷之語幾於為欺豈不
大可懼耶蓋四輔之設所恃以晉陪國論密贊政
機者也且衰遲無用之人所敢冒居公朝恃遠舊

臣每加優異而入臣出處天節當自省循儻懷不
止之貪志在得之之戒力微責重立見顛隳投老
獲罪一身何足惜而上誤國事利害非輕伏念臣
年七十有九矣凋殘之狀日甚一日心疾益深怔
忡自汗神昏思短健忘如癡加以頭風相陵極其
痛楚牽引唇齒時復暈絕養痾一室中猶且惴惴
然朝不保夕數千里衝冒跋涉何以克堪臣自惟
一生荷國厚恩媿無毫髮補報雖老無能為而猶
未忍棄捐鴻私倍費於生成駑力豈勝其負荷眷
懷深篤禮意有加士之遭遇其時未有如臣僥倖

之甚者也惟是趣行不已日夕驚心陛下非不憐
臣之老也知其老而未知其老且病也若不披瀝
以告期於感通祇自速戾而已無益於國徒殞其
身不惟末路之可羞抑於明時而有玷喋喋哀鳴
非得已也欲望聖慈念臣垂盡之年恕臣屢瀆之
罪許令休致俾遂生全則頂踵曲成之賜大矣奉
御筆卿忠清足以範俗惠直足以揉邦國之紀也
民之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政路而
奏牘來上至於五六殊嗚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
廷尊嚴強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秉德輔時不

責卿以事

第七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三年四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以臣第六次辭免叅知政事除命奉御筆
卿便可驅車造朝不責卿以事臣仰見陛下眷遇
之意不衰而訓飭之辭愈嚴也聞命憂懼疾疢轉
增情梗于中詞莫能措伏念臣一介寒遠椎鈍亡
竒碌碌州縣之才耳四方奔走駑力易窮頃自西
陲解戍而歸已知不堪世用自隱衡茅養痾送日
逮今十有餘年中間誤蒙簡記疊被召除內而六

卿之峻班外而九牧之重寄力具控免皆荷矜從
不圖垂盡之時更被殊常之寵九重注想四輔陞
華虹負山而曷勝孤首丘而為幸巽辭屢矣俞音
杳然策足趨趨驚心齧棘豈敢復有言也緣臣病
勢貼危日甚一日心氣怔忡而如啄頭風暈絕而
欲顛視聽全衰拜跪久廢半身不遂語澁聲乾肌
肉盡銷僅存皮骨豈能久於世乎大抵委質事君
一死豈敢自愛但要死得其所耳如使精力未衰
老而益壯死於社稷死於封疆豈非臣之素願今
頭顱如許儻不量力輒取倖心僕僕貪榮徒死何

在稟劄趣行而不已孱軀扶憊而莫前披瀝抗章

至於六上伏俯候報幾及一年顛天雖切而情莫
乎積日既久而罪愈大恐激雷霆之怒重煩斧鉞
之誅不免吐露肝膽喋喋哀鳴以覲萬死一生之
幸伏望聖慈憐臣餘年至此來自幾何檢會累奏
事理特從所請則頂踵保全之恩大矣奉御筆除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宮觀

端平三
年七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陳情者疊具辭免恭知政事除命伏準省劄備

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
居住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班高參預屢騰巽避
之章職晉寧巖更昇清閑之祿冒寵便蕃而非據
省躬震懼以自危義有未安情豈容默伏念臣一
身如寄百念俱灰冉冉頽齡謝事而未得請奄奄
殘息抱病而莫能興濫膺明誓之知擢寔疑丞之
列綿力不足以勝重寄孱軀不足以涉遠途七疏
控辭盡吐由衷之款九門變隔第懷方命之憂忽
真意之上乎有溫言之下遽竊惟書殿乃崇儒之
華秩祠宮爲佚老之優恩久矣在朝懋著勲勞之
大及其去國庸彰體貌之隆如臣伏櫪無能採薪
有疾雖圖任管蒙於東掖而趣行自莫任於驅馳
有罪而不忍加刑無功而又從受祿得無歉乎事
出殊常顛躋立見顧天地未即終棄而鬼神亦將
害盈崇地難居清議若揭儻昧保身之道徒貽沒
齒之羞輒敢披瀝其私觸突以請伏望聖慈洞鑒
忱辭收回誤溼曲從所欲以畢此生俾臣仍舊官
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大賜所有新除省劄寄留
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一

詔奏狀

十月三

照對端平三年九月十三日午時承廣州送到尚書省劄子備錄麻制頒降授臣政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切惟人主以論相爲職大臣以濟時爲心內而彌綸萬化主經國之宏規外而鎮撫四夷有籌邊之遠畧安危所寄揀擇非輕是必疇咨在廷之僉言傳來當時之名彥惟力量洪而後可以任重惟精神壯而後可以折衝時事方殷人材爲急若泛求於遐僻必大駭於觀瞻伏念某嶺海寒根乾坤棄物少而有志

不過州縣碌碌之才老矣無能但作田園栩栩之夢昨荷朝廷之禮猥叨參預之除虛懷側席以良勤蹇步加鞭而莫進日虞譴責天賜包容寵以秘殿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悉出外望敢昧誠心免積載馳答簡深篤未遂由中之懇更登最上之巔大號揚于王庭細書頒于方國共政晉陪於揆席本兵仍涉於邊惟恩重丘山懼深淵谷涕泗橫流而有感形容枯槁以無知臣行年八十矣一身孤立百病交攻心氣日深頭風時作視聽昏瞶步履攔珊元氣漸微生意垂絕去天既遠喪日無多

顧於未填溝壑之前俾以遂乞骸骨之願伏望聖
慈垂憐枯朽洞鑒微忱特寢誤恩曲加終惠許臣
仍舊守本官致仕以保餘齡所有上件省劄寄廣
州軍資庫不敢祇拜干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戰慄
俟命之至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照對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錄麻制指揮除臣右丞
相兼樞密使已即具辭狀馳奏去訖繼承廣州轉
示省劄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廣東經略彭鉉
以禮勸勉催促上道毋致遷延臣聞命驚惶無地

容身懷不自安辭莫能措伏念臣犬馬之齒八十
矣一衰已甚四窮可憐投老而被峻除難爲負荷
久病而爲速役必致顛隕自惟一生受國厚恩忝
竊過分至於垂死而猶未遐棄可謂晚景遭逢之
幸臣拳拳體國之心老而彌篤豈不欲扶持弱植
一望清光奚柰歲月壓頭力不容強昨者參政之
除七疏巽辭暮年而後得請臣凋殘頓挫之狀零
丁孤苦之蹤吐露盡矣今者驟升次輔之職且預
本兵之寄恩愈隆位愈重而臣病瘁愈甚於前時
免積控陳計程猶未上徹忽承帥彭鉉特詣敝廬

促行甚急宣勸良勤被出匪常驚心汗背重念臣
年事已去病勢已深餘息厭厭生意垂絕只得披
肝滴血明告君父欲望聖慈察臣已老而情逼憫
臣將死而哀鳴許臣謝事俾待盡于丘園免速斃
於道路實出天地保全之大賜不敢再瀆恐犯天
威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二月初奏劾已上并專書廟堂薦懼甚力旦夕當
有峻除欲煩統制比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
李帥出邊要入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
下即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時暫差
官抵替統制即便疾速赴司又薦隴西爲守庶幾
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押

付吳統制

制帥親染云戎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
終是事權不顯正此多事蓋正其名今來朝廷區
處行下委是合宜可喜可賀

又蒙鈞染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到矣忽二十二日
未時準庚牌遞到省劄有金州統制之除亦賜勅
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暫兼權中軍都統制職事
仍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速起送前去金州交割
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二十二日某手書
上都統太尉吳

御前劄子付金州都統吳彥

御封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四川崔制置申某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才尤難得
自非平時察訪而牧蓄之則緩急無以為用某冒
膺閫寄無補絲毫時事孔艱以選將厲兵為急其
間有材畧過人可用為將帥之儲可不薦拔之乎
某伏見脩武郎興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彥
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防有慷慨
功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
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知所勸

矣除已錄奏聞伏乞照會申聞事右三月十七日
奉聖旨吳彥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置捍禦
邊面具管幹日時伏申樞密院今劄付吳彥照會
准此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押押押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

端平二年正月

竊見通判廣州軍宋詡練歷已深廉介有守昨試
令之程鄉又宰惠之歸善一意撫字安靜無擾邑
人至今思之循州介乎二邑之間凡民情之休戚
風土之利病耳目所接罔不備諳今丞郡番禹多
藉督委以決事咸謂精明竊以凋郡擇守最
貪殘倘使宋詡爲之必有成效

與循州宋守書

循爲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矣狐鼠之妖方息鴻鴈
之居未安茲得通材以當隆委出於上簡不勞陛
辭下慰遠民之望也撫摩爲心鎮靜得體元氣充
足而外邪自消千里民生之寄得所托矣縱未歸
華顯之班抑亦在澄清之選

又

執事承郡綱解紐之餘百廢俱興佳聲載路比者

鄰寇侵軼疲氓傷弓之民幾無固志而制變有方
旋即按堵十連威望宿著軍政孔脩此或有意外
警明以告之必能調遣以相應援

仙遊鄭氏家塾記跋

鄭君學術純正而有源流天分疏明而不表襮蒞
官行已蔚有聲稱一見知爲老成篤實之彥也既
而出示家塾記名公子妙墨盈軸得其平時躬
行之素尤所起敬世道旣降教法不存古誼日益薄
君未仕之前創義塾于家聚族黨食而教之用心
仁矣今問津仕途以行所學及物淺廣即是心而

充之達業豈易量哉

重建東嶽行宮記

紹熙甲寅四月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已久而廢爲之宰者奪
於溥領之繁速於財用之乏而不遑及張侯鼎來
擲節浮費纔數月而公帑充物於是訝諸屬里有
今當營繕而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杜
觀甲於他邑祠廢尚矣一邑人以爲請侯懼然曰
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奚辭乃鳩
工度財相其故址而加敞焉殿別後先廊異內外
凡攘題瓦石咸易以新始作於紹熙四年五月之

甲午以五年二月戊子而落之規模雄深丹雘煇
煥塑繪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觀者色莊心敬而
善念生茲固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某
以識其事再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謚公古制也
而以帝稱自本朝始古臣而今君之庸非有功於
民崇其祠宜也奚書為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
民之外初非有所覬也意則然矣安得而不書侯
名勛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
叔父也侯守魏國公忠亮之節而又親傳南軒誠
敬之學此心所存毫髮無歉復有所求於神哉始

飯章以例告廟觀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於
心而委禍於冥冥對越之際已見其真矣今獨於此
而有所覬誰其信大抵嶽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惡
者趨焉侯字民以仁而又托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
人嚮善之心可以答神庇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
侯之本意也亦其所願識之右此記昔載廣州舊志
道搜而傳之正德甲戌秋七月後學清潯甘鏞跋
之後敬書于移忠齋八世孫曉近得之大喜而騰續記

歐陽氏山墳記碑高二尺六寸座高二尺

紹興年間經官買到番禺縣管下末泰里地
名馬家園金液池崗地三段紐計三頃七十

五畝五步逐年送納地基錢四百二十九文
今具所葬墳于後

祖妣歐陽夫人

十四娘餘
祖不具

外祖歐陽二助教

外祖妣餘祖不具
二十五娘

祖妣外祖墳山營葬九十餘年矣請買之初有松拱
把今皆合抱此山之故址也宗族皆葬其旁自後嗣
續無人尋致荒地有力之家從而攘占侵犯此亦勢
之所必至也與之幼孤而貧居於外邑入仕之後始
往營焉創造庭宇增種松杉招地客村名上塘守護
靈祇以安大抵有盛則有衰有廢則有興物理之常

也謹書以鏡諸石庶後來者有考焉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孫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

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崔與之謹立

惟見村場地段
洪武年間出稅

報官周種松果木又於本里石子選高祖同知墳
亦種松株以圖清秀靈祇久遠有所驗也天順三
年九月十七日廣平重建亭宇一座三間于上塘
村內監丞相清獻公原立祖妣碑銘以覆于中
春秋拜祭使後子孫當肅容起敬嘗
大明天順龍集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八世孫崔廣
平伯胃頓首謹錄

寄增邑宰

忽來青李之帖某監田白壁清廟朱絃負建安八

斗之才惟其多矣推勑侯萬卷之學詎可量哉製
錦有道垂簾自閑看一鷄之紛來送雙鳧而直上
其一從話別幾欲寄音好客自當時之心衰遲猶
在逢人說項斯之語遠大相期

遺詩

送時漕大卿淮西檢法

卿月高華照楚墟澄清雅意見登車星分屯壘雲
中戍風引輸艘塞下儲十二聚民行惠政三千議
獄謹刑書最聲烜赫流聰續聖詔今朝下玉除
越山輝映繡衣鮮屈指重來是幾年濡纒按行方

易地追鋒趣召已朝天步趨接武星辰上獻納依
光日月邊到得中流須砥柱功名事業要雙全
十年宦海任飄零豈料光華伴使星落魄半生頭
已白爬沙一見眼長青天涯明月方依樹淮上長
風忽散萍別淚誰能効兒女不堪官柳暗長亭

壽李叅政壁

都下
待班

青牛老仙紫雲旄函關西度天風高手携柱下五
千卷來擅一世文章豪玻璃江頭梅欲蕾暮願山
麓寒方慶飈車羽輪下霄漢從以萬鶴如雲濤叅
天挺特有喬木大地負荷須巨鰲百斛篆鼎筆端

韓五色瑞璽胷底繅笑談更化定大計乾機坤軸
回鈞陶蒼生脫險誕登岸沙鷺閑此抗川艘鴈湖
風物午橋似滿引鑿落歌離騷酒酣耳熱自擊缶
世間萬事輕鴻毛塗炭未蘇兵未洗雲雷可使屯
其膏玉堂昨夜進麻草延英趣對猩紅袍太平事
業有所屬北卷燕薊西臨洮扶持世極壽國脉突
兀一柱擎天牢五羊僊客起爲壽安期大棗東方
飛

壽邕州趙守

邕倅

大厦開朱明物態豐且碩薰絃發新奏生意轉無
極間氣清而和融結賦有德碧梧挺幽榦曠度漫
九澤富哉學古胷仁義供服食渾樸希世珍外溫
而內直驂騶開道路聲光日斯赫九關通籍初南
來墜雙鳥片心清徹底杯水餞泥軾京兆入幕賓
去天不盈尺佳最入聰續行行陟文石邕爲五管
雄地控西南域專閩難其人弄印無以易袖却經
綸手天邊樹牙戟猩獠叢篁中深棲而屏息夜月
照銅柱警囊聲寂寂邊人解帶卧危地成樂國屏
風御墨鮮早晚來召驛媿我樸櫟才潦霧其遠役
題坐遇知已孤根費培植崧高生申甫好語誼井

陌碧油塞雲端阻莫陪賀客歌詠淇奧詩清脩如
圭璧他年玉班頭蒼髯而赤鬣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豸骨日聳早晚入臺求

詩贈之

熒熒碧眼照人寒一別重逢歲又殘老去但求閑
處樂君來尚作向時看誰將伏豸夸顛骨我有盟
鷗託肺肝坎止流行隨所遇何須覓夢到邯鄲
瘦插秋山聳兩肩荒寥不直半文錢孤山放鶴林
和靖風雪騎驢孟浩然萬事轉頭渾是夢一身安
分總由天煩君束起前途事我欲滄江買釣船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

嘉定癸酉以廣西憲赴召經此

拙直多忤物孤根徒自危祈闕三扣闕天遠不我
知尺書趣入覲君命其可違火雲正燒空短篷氣
如炊脩途久困頓病骨尤支離奄奄尚殘息艤棹
江之湄來登三元山炎歊頓無威裴徊古亭上好
風吹客衣聊為三日留食斯眠於斯澗泉瀾瀾鳴
四山翠屏圍夜深松桂寒朝壑生林霏李君亦達
士與我真忘機乃於山之巔預作佳城基生則此
其樂死則此其歸採藥求長年華髮世所希荷鍾
欲自理不以遺體為要皆非中道識者之所嗤知

命故不憂李君其庶幾觸目此境界陡悟昔者非
更作首丘想行色應遲遲還遊仁壽菴細玩淵明
詩壁有歸去來辭之句寓形復幾時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自憐一身孤蒲柳先秋衰百念盡
灰冷故園勞所思我有石壁山畝計十有奇歸去
營一窟曲肱送斜暉培植先人樹投老長相依清
泉白石盟甘心天一涯

送聶侍郎子述

淮東帥

嘉定丙子侍郎爲蜀之行舟過揚州此詩
贈之

碧幢紅旆白貂裘去踏西風萬里秋要得處方醫
壞證便須投矢負金籌百年機會真難遇一線光
陰更易流早辨出師諸葛表祁山斜谷鬱綢繆
吳蜀相通一水長聞公西意差疆人謀合處天
心順民力寬時國勢張參并光芒擡戟轟關河事
業耀旂常雪山自是西人重赤舄歸來早趣裝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王立亭

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不隨紅藥矜
春色爲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
冷市塵賒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闈東淮正當金
春虜奔巢南奔之時人不願往以君命不敢辭
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以少蓬召而
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决意南歸舟次豫
章三疏丐閑而不得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
重湖閣夜夢人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
識其事并以小詩謝山神

來到廬山日日陰斜風細雨亂雲深移舟夜壑人
問世荷鍾春郊物外心要把封疆安社稷誰教軒
冕換山林殷勤招隱知深意五老朝來露玉簪

送索校書赴湖州別駕秘書

奎壁光芒久聚東奏篇入獻大明宮臂中抱負經
綸業筆下鋪張造化功四海高名如日揭一襟和
氣與春融誰知正大傳家學惟有擎拳體國忠華
踐峻登群玉表清脩屹立急流中校讎正對青藜
月關涉俄分畫戟風自喜合簪方衮衮不堪分袂
大忽忽送君悵望雲帆別顧我凋殘雪鬢蓬戢羽
孤棲憐病鶴脫身高舉羨冥鴻星躔已應魁三象
天路須知尺五通著水臘前新蟻綠橘洲霜後巨
螯紅清談岸憤聊遊戲戲納歸班萬口同

柴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分
韻賦詩得世字

玉立蓬山巔聲望高一世清秋玉壺露耿耿無纖
翳中流屹砥柱愈激而愈厲平生學古曾非爲資
身計中澹事萬般命脉實閑繫憂世危明主誰流
洛陽涕直諫逆批鱗言言皆獻替胡爲厭承明退
飛勇且銳有山鬱而孤雄踞虎頭勢民困科擥
推剝已無藝猩獠叢篁中跳梁無虛歲弄印無以
易要起百年弊西風吹馬耳新涼雨初霽尺劄聞

先聲遠氓已懷惠旌旗簇小隊畫戟森兵衛一方
覆孟安中原誰共濟顧我亦漫仕空山老松桂勸
悔作歸夢乞身尚濡滯着鞭公已先脂秣以相繼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便
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天生一代奇人瑞國之寶少游翰墨場聲譽日杲
杲蟠曾三萬卷致君應有道懷璧掩其光幾書州
縣考翩翩鳳新雛飛上群玉島卽星粲光躔同舍
未爲老自詭乘一障决計何太早分以星子符廬
阜足幽討榮途競奔逐砥柱迴瀾倒自顧孤危蹤

歸意尤浩浩白頭頻送客何以慰離抱江頭潮正
平西風一帆好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風
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字

天地清淑氣人才隨所得君獨稟其全濟之以學
力蒼皮四十圍直幹三百尺填胸書萬卷絢采雲
五色清和間韶濩勁直沮金石間氣之所鍾表表
才稱德韞藏不自衛况復耐官職頽波正流靡不
濡而不激平生憂國心一語三歎息著庭史筆健
寒芒照東壁畫省方翱翔忽厭青綾直揭陽落天

南自說何太嶺東風吹馬耳留秣甘遠役時事禁
如絲宵衣尚顧北袖藏醫國方何以壽其脉行行
無疾驅有詔且前席

張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山谷晚風池
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晚字

堂堂問世英之名赫而烜全才得之天學力培其
本孤高壁萬仞清都蘭九畹胸中富甲兵馳驟菁
華苑文武康濟才孤忠尤蹇蹇久可運籌幄出可
臨邊柵自許何太廉一麾江湖遠我來陪雋游方
恨合并晚盍簪遽分袂此情殊繾綣高牙奉親行

天涼綵輿穩廬山橫几案道院庶嘉遯金弧夜騰
光三邊兵刃偃豈不念王室罄此忠赤悃當饋屢
興歎追鋒必于友江梅小春時斑衣照歸袞

李大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天

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韻賦詩得天

字

精神炯炯一癯仙珥笏蓬萊最上巔光大聲名如
揭日老臣議論可回天星辰直上亨衢穩風月平
分去意堅愧我衰顏歸未得兩句三作送行篇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團拜于

西湖因爲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興鑿冰

泛舟如所約也拉侍郎賦詩和之

雪裏同騎白玉鰲湖山人物一時高銀潢下瀉波
千頃寶鑑旁開水半篙我欲乘風驚老大誰將剪
水戲兒曹梅花紙帳扁舟亭但覺歸心長羽毛

答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驛

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答之

栢竹老歲寒梅礬澹春風邂逅萬里橋相對雙鬢
蓬論心豈無酒舉觥不忍空恐渠道旁嗤咄咄醉
頰紅送以靜觀頤谷以晦養蒙障塵馬上去意氣

如飛鴻荆州舊分虎武陵世憑熊所至相勞苦父
老携兒童地偏舞袖長雞瘠牛鼎豐甘棠子孫枝
蒙密成芳叢聞之白玉堂起草誰其工要爲官擇
人頗收還禁中曾截經濟方醫國收全功世事俱
塵土惟有汗竹公兩足芻茁苗風暖蒲長茸離索
抱孤影目斷三峽東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倅
奇夫公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銅梁玉壘碧雲端尺河西風兩鬢殘世道多岐今
已慣人生一見古來難丈夫不作謀身計巧匠那

能袖手看月白風清雪堂夢銀波萬頃卧龍寒

送魏秘書赴召

萬里脩門道誰傳桂子來好將真積力爲作太平
媒大易機緘露中庸氣脉回須知經濟學元不墮
秦灰

國論參稽定人材護養成古來同此恨老去向誰
傾太白雲猶濕瞿塘水正生掛帆千斗極屬耳鳳
凰鳴

送夔門丁帥赴召

憶昔捫三峽班荆擁暮寒宦情雙鬢底世事兩眉

端壤證扶頹力危機發更難胃中經濟學為國好
加餐

議論方前席功名早上坡去帆瓜蔓水道愛竹枝
歌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倚風窮望眼碧色渺
平莎

送成嘉父

諸老不敢吏我來容友之調高城音夏曲局熟爽
秋棋南斗換船柁西風吹髮絲莫將金玉質膏沐
畫長眉

送范潛赴召

汲古千尋縵通今八面窓相逢俱氣許未語已心
降分鎮中邊蜀歸途內外江禁城風雨夜應念鹿
門龐
棋於觀局易藥到處方難休戚君眉睫安危我肺
肝別來年事晚病起面華寒東望疆人意天風送
健翰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雨過雲容掃使星明德星高揭福星旁照槐屋猶
暄梅正熟最是清和景好望金節雲間縹緲和氣
如春清似水漾恩波沾渥天南道晨鵲噪有佳報

天家黃紙除書到便歸來升華天下安邊養浩好
是六逢初度日碧落笙歌會早遍西郡歡聲多少
人道菊坡新醞美把一觴滿酌歌難老瓜樣大安
期棗

送洪暘岩赴班

賜岩洪君疇天錫清源人與余鄉李文溪
丙戌同年交情彌厚君疇入廣幙數年舉
刻足當班見文溪詩以餞其行

法吏了繁劇儒生擅文墨世多兼兩長遠到須器
識昔在晉魏公曾此趨幕職一逢龔莊敏期以往

天極紫微得夫君嘉禾之莪植廣城底山川融結
此英特精神天獨饒醉盜春可即讀書細研磨作
文工組織庭隅立兩造片言分曲直疾頑戒已甚
爭事退如默武庫物蒸蓄滄海蟲莫測同僚揔稱
好載路譽聲塞五羊書筵重濟物多陰德榮通付
儻來薦剡豈求得薰涼快馬耳汗漫捧鵬翼歸裝
可對人南物毫不殖二同羞著我握手倒巾幘幽
棲泉石邊喜在文溪側平章詩浩蕩指點碁黑白
此樂竟何如滿懷春拍拍咳唾落珠璣襟期重膠
漆高誦歸去辭永守免園冊焉知暮歲後苦被功

名迫終能幡然起行矣各努力長途希樹陰蕭郎
謹服食懸知風月宵定啓山夫憶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戍趨京時文溪以宗
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入臺文
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申以禮部尚
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九重天上別龍顏萬里江南衣錦還聖主有憐雙
鬢白老臣長抱寸心丹短篷疎雨春聽浪瘦馬輕
寒曉度關何處好尋幽隱地長松流水白雲間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

宸翰

制詔賞賜夏藥

勅與之卿以漢庭侍從之臣總蜀道藩宣之寄遠
在萬里賢於長城屬時炎蒸緬懷耆艾爰侈珍良
之錫用清保衛之宜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
及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嘉定十五年四月

勅朕荷上帝之閑休承列聖之洪業無時或怠每

思中士之未平有寶非常何意舊章之復觀肆敷
慶澤式音禁途敷文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
軍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鄒應龍等德望甚尊才
猷克壯入殫宸告皆愛君憂國之言出殿藩方有
厭難折衝之畧爰念璇穹之感格坐臻玉鎮之端
歸皆由祖宗在天之靈尚賴臣子今日之助用陞
顯秩式衍新畬朕方秉嚴恭之誠不以珍符而自
足爾其輔規恢之治庶幾文軌之攸同可依前件

宣賜夏藥

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南陸寶曦炎歊孔熾西陲制閫牧御良勞

分汝尚藥之珍徃賜衛生之輔今賜卿銀合夏藥
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宣賜臘藥

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閫鐵衣金柝夙嘉牧
御之勞翠管銀鬕徃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
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
知悉

轉朝請大夫

嘉定十五年四月

勅德懋者官宜不限賢能之次法行自近其可忘
致會之成爰錫明綸用昭異數煥章閣學士朝散

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崔與之擅南海清淑之氣續先儒正大之傳輒自侍臣護我全蜀巴渝萬里三農咸樂於春犁褒谷千重一騎不鳴於秋草俄積天時之運載循銓法之常顧日月中興朕肯自安於江左而太平西起卿寧無意於關中可特授朝請大夫賜如故

宣賜臘藥

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卿以禁察之者儒領制閫之重寄雖并絡增雄之久當雪山凝凜之時勞勩良多保調宜謹爰放珍劑庸寓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

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省所奏乞賦祠廩事具悉卿道德足以鎮浮智識足以制變賦寬四蜀民氣頓甦塵靖三邊軍聲益振使朕無西顧之慮而風動中原之遺繫卿之功維天所相胡然引疾乃尔請祠夫化以久成方精忠而許國吏難數易矧耆艾之臨邊其務養於神明以茂凝於勲績所請宜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嘉定十年十二月

勅與之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召赴行在因命事

具悉全蜀之寄擇帥惟艱頃因倣擾之餘煩我侍
從之老繇錦城而建制閩度劔閣而控邊陲宣國
威靈諸將稟命蜀民疾苦四路莫安外無列燧之
虞內有長城之託念賢勞之既久聞宿恙之未清
方界趣還乃祈均 究孔明治國之畧盍歸乎來
推德裕籌邊之謀入告于后矧懋坤維之績率成
晉接之恩舊比所同卿辭難徇所辭宜不允候鄭
損到日交割訖疾速起發赴行在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嘉定十七年五月

勅與之省所辭奏免除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

點前來供職恩命其具悉謀帥之艱於蜀爲甚方
弄印而來昇蓋嘗深當世之思迫違閩而有成豈
不重朕心之憐卿五年作牧一節不渝平居則清
介以自將遇事則勞險而弗避比盼錫覲之命隨
長秩宗之司日俟告猷乃仍抗牘夫四路兵民之
計何止渴聞一身疾疢之微喜已良愈晉登禮樂
之任非有筋力之憂老成之來虛佇以待所辭宜
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除禮部尚書

嘉定十七年

勅眷坤維之萬里有偉得人峻常伯之六官可稽

出命朕心簡在士論翕然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
夫增城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
之德字融深才猷績粟比由推擇亟晉貳於冬官
迺克對敷果驟寬於西顧念四載賢勞之久宜一
時寵數之隆遂若禮樂之司以式兵戎之務趣覲
未離於蜀道承休已列於天朝宣室邃嚴將虛心
於聽納儀曹清簡尚篤意於論思美報不渝光恩
疊至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權禮部尚書賜如故

轉朝議大夫

嘉定十七年九月

勅朕祇奉燕詒繼世而有天下聿新駿命敷祉而

錫庶邦矧班法從之嚴可後溫綸之寵正奉大夫
守吏部尚書兼脩玉牒官葉時等以禮樂詩書之
彥爲言語侍從之臣方基圖績紹之初正君臣倍
合之始爰陞峻秩用表殊恩如在先朝勿替嘉猷
之告庶令初政克承前烈之休可依前件

理宗御劄一

端平元年四月

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猶切虛
天官以俟游覽奏牘奚辭之確耶朕惟寡昧冀揚
前列當勉爲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

其趣就道勿復引辭

其二

端平二年七月

朕妙簡耆英參預大政命下之日朝野交懽亦惟鄉名德素孚有以壓服衆論也屬時多虞正賴協濟毋事巽辭亟祗承渥令專遣劄書賜卿以不能如古者安車聘召之禮傾心注想實則過之其即戒行以副朕專用老成之意

其三

端平二年十月

朕親政之始訪求耆碩卿其首也側席逾兩暮而俟駕之行尚爾悠邈豈朕好賢之意未篤耶先朝如文彥博九十餘老猶肯預聞國事卿何如年乃不爲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賢之志方虛政地以待其勉趣車徒亟式副延竚再此親劄宜體至懷

其四

嘉熙元年二月

朕親攬萬機敷求賢哲用勵相我國家若時登庸莫如耆德卿才高經濟節守精忠信爲國之著龜宜秉鈞於廊廟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已令帥臣優禮津發昔衛武公九十而爲相今卿年未八袞壽考康寧亟乘蒲輪進登槐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

采人民瞻師尹之儀刑以尊朝廷安社稷而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

其五

嘉熙元年三月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交賀中外均懽亟令帥臣以禮導發申飭專使齎詔趣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屢稱於耄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儆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邦其永享

于休

其六

嘉熙元年四月

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病力甚良為憮然此去天氣上炎度決未可就道趣行之命當俟涼秋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康濟之猷允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孰當用舍卿宜條畫來上朕當密自施行毋事匿情式副延佇

其七

嘉熙元年十二月

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孚中外之望擢登揆席一稔于嗟控免益堅皆以年齡之晚疾病之故道

路之長為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
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仰望於卿者矧比覽
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備極忠愛所以日憶注
想冀卿之幡然也李鼎英久從卿游今輟自班綴
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志秋冬之交天宇清
佳卿宜即日就道式副至懷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某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
人追送隸也不力及夔子而仙艎已過月峽矣洪
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丹囊就附其舟以行雖
臯緩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
以少見真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
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
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
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起趣徵亢章不出難進
易退之風高矣但溫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
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

公去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爲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語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可翳然林泉之間不以溫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爲言哉况尚書負海內之望多士之所楷模苟惟不言言則必用况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水雲飛次第拔擢如某者充謬庸亡竒亦以尚書舊辟厠撫機之例置之機幄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虛言也蜀邊一向帖靜頻年田里間亦不爲不熟而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關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聞今因漕司人便輒附一緘申詞就有某宰神泉日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使君所記社倉碑一本并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耆德進乘新陽竚有登延之拜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西蜀家大酉書文集端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又書三賢贊後曰崔公塞饋送之路而匪頒諸將撫恤戍卒訓獎騎射則無吝色也薄賓客之費而

守有城壁戰有器械士有衣褐則惟恐後也是清
之中有通焉疆場彼此易生於矛盾公則屈已以
就事兵財異同常患於秦越公則降心以體國是
直之中有和焉未常絕外夷然不輕於合從以開
邊隙未常拒內附然不苟於納叛以遺後憂是剛
決之中有審固焉文書環於四壁公退無燕私涉
筆至於夜分左右無所僕是深居之中又窮天下
之勞苦而人不知也抑吾嘗南游聞諸縉紳相與
語淮楚事皆曰使崔揚州之言見用豈有今日之
患乎及歸見關表父老又曰虜連年盜我邊而不

能入西和有崔公城可恃故也公去淮蜀幾年而
人思之此可強而致哉公始以禮書出蜀力辭帥
潭又辭後五年又以隆興起公嚮用之意益切堅
壁如初天下士益信之曰是足以追清獻之高風
而相頡頏也夫孰無在躬之清明苟不爲利欲所
侮蝕則固有所謂志氣如神者在此崔公所以大
信服於人也此三賢之所以並稱也又謂忠定之
魁傑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風雨晦冥雷霆不測
清獻之凝遠如鳳凰麒麟雍容閑雅狐狸豺狼望
而退縮崔公之雅重如入宗廟見古壘洗易直之

心油然而生

克齋游公佖跋公齋房大書

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公之絕筆也克齋游公佖跋之曰故丞相清獻崔公居今行古每以前哲之微言懿行自度大書深刻環列齋房所書凡十二條六經格言則如九思九容等事先正格言則如司馬溫公言所爲事未嘗不可對人言趙清獻公言曰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等語朝夕顧瞻周旋罔墜溫文正公之清如水而澄之不已直如矢而端之

不止公實有焉其施之政無非仁民愛物之事影響本於形聲固宜然也及啓予是前數月乃復取王文正邵康節語合而書之以示其心之所存然則公平日之學蓋以治己之嚴形爲恤民之寬也今日所書非以身教有時而窮言傳無時而盡乎王公戚嗟於豐盛之餘心聲一發生意徧滿此固不待論若康節之爲此言則荆舒用事之時也舒律已同符溫國而見之於用天淵不侔溫國念念在民痛詆新法言不獲用奉身以退逮相元祐政絃恐弗及故天下誦而歌舞之荆舒則不然如酷

吏之自潔其身而慘刻少恩勇於行不恤之政卒以貽靖康之禍康節一分之寬蓋知其必至此極而以為猶愈乎已也今民力之竭何但過於天禧亦非熙豐比矣狼其貪虐其政者徧天下彼視荆舒之律已猶萬不及也而謀其私者過之則戕國家之根本斷斯民之命脉其將何所底止乎公濡毫及此治將死深悲之意而所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至切也學者誠以公之自度者治其身使私意不存仁念常著而又仰高山於兩文正戒覆轍於一荆舒則民不止受賜於一分公庶乎含笑於九

原矣

洪平齋書贊及跋

洪平齋在蜀跋公書翰曰以縝栗緯恢博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論議如正志審固之鏃劃然而破的如躊躇四顧之刃誅然而中窾如鳴和鸞逐水曲之馭安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久憊之俗彌紛集之變又贊公壽容曰清獻之清忠定之定航海健帆燭天老鏡在淮記公重脩城濠曰公以正大學問發為政事所至聲迹章灼擊楫東來恩信孚浹軍民歸命恃為長城識者以經

濟事業望之又壽公詩曰嶺左江山間出賢開元
宰相最居先中間不數余安道直至于今五百年
在朝通公書曰縉紳間謂元任制閫莫有終譽獨
吾菊坡不待躡足之疑便引掉頭之興綽然餘裕
久而愈安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考槃在澗碩人之
寬詩取碩大為言蓋其胸中浩乎而淵盎乎而春
貧賤富貴不能移吾之所樂維先生以之並共平齋文集

跋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廬陵人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
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為無窮恨今觀
兩帖所稱規模意向為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
在是矣一朝踐其位此固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
邊尤切是時楚叛極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為憂若
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
而連水之迫迺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為之
永嘆右行狀帖跋皆宋名賢所作先人先錄
近於宋史得之喜而紀之八世孫曉識

酌文

劉克莊莆田人

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曰望衮歸清獻琴
鶴君實童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
固辭上遣貴璫苦諭莫移凡今之人動色簞食公

於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似之
嚴光管寧

跋文集後

李肖龍南海人

清獻崔公以嶺海間氣爲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
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遁世也得美之清仕止久
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聞其風者油然
興入其鄉者竦然敬况生公之里薰其德挹其馨
客有問公之言行者而曰莫之知其可乎肖龍生
而有知公已仙去聞諸耆老語焉而未詳也因誦
后村劉公酌公之文曰如公所立百世猶興喟然

嘆曰公平生出處細行斬斬大節揭揭是不可以
無傳也歷仕官至麾節功被于遐氓名震于異域
見諸施用泰山之毫芒耳西歸不起猶曰中堂非
伴食之地端平更化天子虛揆席延佇將舉國以
聽而高蹈完節之志堅壁如初天下莫得以窺其
遠識人有屯施未光之恨九原不可作也併與其
所可見者晦焉而弗彰吾黨責也高山仰止僕竊
有志於斯昭徃哲垂方來將求名世屬之筆世路
風塵前脩凋謝壬午冬偶遊寶邑訪求殘編僅得
一二裒集詮次印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

繪畫日月多見不知量也聊姑述其槩云俾因公
之所以試覘公之所未試因僕之所得聞廣僕之
所未聞猶有望於來者雖然求之於世豈公志哉
元文

常祭祝版

路學儒宮姓名

惟公嶺海間生廟堂偉器清節高風流芳百世既
祠學宮復祠故第茲以仲春揭虔與祭尚饗

廟樂辭

龔煥文

瞻箕尾兮概光蕪沉水兮奠桂漿倘清風兮穆穆
公欲下兮田翔揚之宮兮益之閣終非吾土兮不

能以樂鏘劍佩兮歸來故居兮如昨俎賸兮潔尊
春秋兮公有孫無時往兮不復公道暹兮盤桓神
府潭潭兮廟奕奕公端委兮闕佻鼓奏兮佚愉炙
芬兮盼靈分命兮祝釐利成兮降墀送公兮何許
靈在天兮無不之無不之兮柰何雲八荒兮山之
阿儻眷眷兮莫適公平生兮菊坡右送

祠堂詩序

大德九年乙巳夏五月

何成子

進士

士生是邦必以邦之先哲自得曲江之士慕文獻
其志毅南海之士慕清獻其志恬蓋所自得者厚
然也嶺海三千餘年任宰相者僅二公止耳福莆

亦越分鳴珂烏衣畫錦綠野埒中州一何盛耶識者則曰生宰相固不易生賢相尤爲難唐之中否天生文獻將以扶之不能也宋之將微天生清獻亦將以扶之又不能也二公皆以直道落落於時而清獻所遭之時抑又異夫開元之際矣自端平更化當寧虛轄白麻造門中使絡繹數千里公辭至十數竟不起此其胸中熟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節尚以曲江之出爲戒夫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榮其子孫耀其鄉邦如前所云者成子生乎公之後不獲挹公之風因公之嫡孫繼祖復其故第爲

公祠廼率同志以詩爲喜且以寄所慕云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 李習

右宋理宗賜故相崔清獻公七劄其額則今憲僉周公伯溫所篆并書也嘗閱公言行錄則知公紹熙中繇曹庠登乙科歷官三十餘年所至皆有古良吏風具諸舊史可信不誣也及寶慶紹定兩起不赴端平以來二年之間七劄諄諭俾登端揆是時年已近八袞矣故雖老且病猶且十三疏上衷誠懇切言人所不能言真可與出師陳情相摸擬讀之尤能使人感憤激越非古所謂忠臣者能如

是乎既良且忠爲臣之誼政在乎此矣能保首丘
令終牖下良有以夫今我皇元脩撰宋史若清獻
崔公者必在佳傳其大節高致固不待世人之占
聶也今曾孫振宗爲增城文學掾謂余曰振宗兄
弟今日衣冠不絕而得爲士類者皆先丞相河澗
之澤也况今承乏邑庠而墓田去縣無百里故祠
遺址爲園蔬每一念之惻然興懷因舊設主於講
堂之西歲春秋仲丁祭之遂即其所塑像以儼祀
焉憫邑人景仰之思寓子孫感念之意敬以所書
七劄刻諸石庶幾乎悠久不磨文獻之徵固不在
是歟周公嘗許贊一詞于左惜其去官蚤而未有
及也遂屬予跋其末云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年嗽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
事賓客從者文忠洪公實穎戔翰崔公清規重德
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
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羊杜門謝病而洪公
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
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
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

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臺諫給舍為兩制
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為終始蓋如
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為之感嘆
帖後右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

出國朝文類

奉祠祝文

嗣孫繼祖

維大德八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己酉朔越二十有
一日己巳嗣孫崔繼祖等敢昭告于

故曾祖右丞相少師清獻公嗚呼公之事業在邊
陲言行在天下勲名在奉常在太史蜀人愛之祠
于仙遊廣人愛之祠于蒲澗至於毓靈所降宦轍
所之莫不廟奕然貌儼然蓋舉天下祠之也繼祖
等藐是諸孤遭家多難不幸逢聖世通祀先賢憲府
清明俾仍舊貫爰脩故第塑像妥靈消吉薦觴用
伸虔告尚饗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

梁昇郡人

宋贈太師右丞相崔清獻公之墓也在增城縣雲
母里之古華山公之父贈太師諱世明之墓在石
壁山母贈申國太夫人羅氏之墓在四望岡公之
夫人林氏附焉皆同里相望後世子孫從而附墓
者以十數計元代之成龍砌宏麗林木蒼鬱上干

雲霄元氏訖錄盡皆隳廢當時碑碣無復存者入
國朝平治四十餘年其五世孫子璿等脩而葺之
幾復其舊樹松千百使如昔時其用心可謂至矣
徵子文誌之子與子璿同被辟搜遺書始識于郡
學之明倫堂相與定交今十餘載且嘉其能於繼
述義不得辭按狀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贈
太傅諱克字子仁葬江西寧都黃金坑者公會太
父也贈太傅諱雋苑黃州河源縣義合村者公之
祖父也公之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娠而生
公遂名星即及長個儻有大志讀書務通大義不
事章句爲文務得大體不事靡麗紹熙庚戌由計
偕升大學發進士第自潯州司法起家累官至金
部員外郎直寶謨閣帥淮東皆有惠政加龍圖閣
轉將作監太府少卿除秘書監太子侍講擢工部
侍郎兼國史實錄院脩撰帥成都授四川安撫制
置使甲申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徵辭不赴理宗朝
除顯謨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間復除徽猷閣
學士帥江西冀其便道趨朝竟辭不拜端平中以
吏部尚書徵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
未七月廣州軍變事聞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即家

治事事平拜中書叅政七辭不就改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丙申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九十三疏
辭詔不允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宮觀如
故就以本官致仕與宰相思例其繫銜則金紫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戶實食六百戶是年十
一月以疾薨年八十二謚清獻噫公以王佐經濟
之才負正大淵源之學可謂間氣所生其文章事
業昭耀史冊淳祐間廣帥方太琮塑公像與張文
獻公祠于學人謂之二獻公咸淳間經略使劉應

龍祠公于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公
于故第建學于傍又祠公于蒲澗之菊湖以公之
號菊坡故也菊湖之祠以兵燹廢故第之祠指揮
胡通毀之據為私第至今未有舉而祠之者子璩
即其居桂華堡塑像祠之以墓石無文俾予為誌
予謂古不脩墓見諸禮經然公以一代偉人名重
今古而塋墓頽塌弗稱觀瞻過者必曰此宋丞相
墓也為子孫者寧不汗顏乎子孫脩而葺之可謂
知其職矣又能訪求遺文錄其言行第其編次錄
梓以傳焉諸永久猶以十三疏未獲求之不置可

謂能繼述志事老而彌篤者也先子遂嘗以例應
賢良徵至使觀政將授以官子遂固辭歸老岩谷
惜不見其設施使其翻然改畷致身廊廟必能世
其家業播其能聲是可恨也予既重其請且欲寓
夫高山仰止之誠於是銘曰獻以清惟德乃馨億
斯萬年子孫繩繩

記菊坡大字

齊郡馬愉

菊坡二大字宋理宗皇帝書賜故右丞相金紫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太

師謚清獻崔公與之之家也公子孫寶藏距今二
百三十餘年楮墨尚新公六世孫伯胃偕七世孫
裕將摹勒上石刻名公祠用垂永久復走京師求
余誌其下方欲俾來葉觀之知其所自益加寶重
庶幾追念乃祖之武思有以振起無敢墜辱按史
公字正子廣州人生平每慕韓魏公為人韓嘗言
士之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詩有不羞老圃秋容
淡且看黃花晚節香之句公心契之因自號曰菊
坡及老而歸又目所居之寢曰晚節堂既門人李
昂英者侍講經筵詢論及公帝追念不已遂有是

錫蓋公忠貞之言直諫之節有以仰副淵衷維持社稷而帝至是始有悔於既往悼惜老成發乎情所不能已然公少負義氣俯視當世慨然有志於熙寧元祐諸賢初舉進士累遷淮東安撫時有與虜和好之議公即遺書宰相累疏朝廷力詆其非以爲彼方得志恐虧國體卓然遠略有過人者總蜀帥將士睦軍政肅然邊防益密始至軍食不充公調度轉餉不數年公私給足廩度盈溢兵民相安恬然無擾代還虜謀知之遂大入公再臨邊虜驚懼奔遁公以疾歸廣蜀人思之爲肖像立祠與

忠定趙清獻並祀于成都仙遊閣上蓋公以誠心結於人心威名著於夷夏既至暮齡清操愈厲真視二公無媿家居累召不起會廣州成卒銜怨以叛攻掠近鄙適有經略安撫兼知廣州之命至公亟力疾而起即家治事諭以順逆兇黨即散事平復致其命蓋用權以濟時慰安反側有不得已也朝廷偉其識趣召愈急待以執政之位公連章固辭復條陳時政十餘事其言皆切於治體匡扶國勢推折權姦排斥佞倖精衷之發皎然日星之明屹乎砥柱之立當時士大夫聞者咸嘉嘆之公

雖未久立于朝以當大柄其憂國爲民至老未始
或一息怠慕韓公之風以自況者庶其卒云嶺海
之陬古稱遐僻人才之生唐有張文獻公九齡宋
初有余忠襄公靖聲名事業正大光明所謂傑然
者也公晚出其鄉雖不遇夫開元慶曆之盛得行
其志而周旋職務隨分戮力清風峻節磊落瑰奇
與二公先後相望豈非其山川之秀鍾靈爲人特
然而起者歟吁廣之人必將觀於斯尚將有以感
於斯

崔清獻公祠堂記

宣德己酉撰

陳璉

宋右丞相贈太師崔公既薨葬增城縣雲母里古
華山之原其帥蜀與廣有功德及人甚大皆建祠
祀之在蜀則與張忠定趙清獻並祠于仙遊閣在
廣則與張文獻祠郡庠而高桂坊與蒲澗之菊湖
增城之墓域以及海外咸有祠焉元大德甲辰公
曾孫繼祖端祖復祀于耆德坊故第

國朝洪武戊申

王師入廣指揮胡通以祠爲私第祀事遂寢歲戊
寅公五世孫子璉始於所居桂華堡肇建祠堂塑
公像祀之仍割私田若干畝以供祀費祭儀一依

徽國朱文公所定禮率族人行之有年子璿子作箕以祠堂久未有記而徵予文公諱與之字正子先世汴人其徙居廣之增城者世以積善稱曾大父克大父雋俱贈太傅父世明贈太師母羅氏贈申國大夫人配林氏封申國夫人初申國露坐有星墜懷中既妊而生公幼名星郎岐嶷異常兒及長補大學生初叅齋或夜夢爲龍蜿蜒盆中翌旦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由是才名日起邁于同列紹熙庚戌由大學生登癸丑進士乙科爲濠州司法調淮西檢法改知新城通判邕州尋守賓州後以廣西提刑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甲戌以直寶謨閣帥淮東加龍圖閣將作太府少卿己卯冬召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辰春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實錄脩撰以煥章閣待制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安撫使因以爲安撫制置使盡護蜀軍明年召爲禮部尚書不拜理宗御極以湖南江西帥召不起復以叅知政事召不至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辭之益力乙未春循梅戍卒曾忠等作亂徑擣廣州公肩輿登陴賊望公羅拜城下命秘書李昉英節推楊汪中縋城喻以逆順許以自新

賊始引去事聞于朝除公廣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時賊勢猶盛郡邑洶洶公不敢辭即家治事指授諸將方略率諸軍殲之寇平力辭閫事而上注想彌切及右丞相之命下年已八袞矣控辭至十三疏不許嘉熙二年詔提舉洞霄宮未嘗造朝上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而卒壽八十有二垂歿有遺表以聞及戒家人不用緇黃積階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爵南海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戶實食六百戶素愛韓魏公寒花晚節之句號曰

菊坡後門人李昉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初爲濤州司法改淮西幕擬斷不避權勢由是知名及治新城倅邕守賓治行尤著有循良風後陟廣西憲法令嚴明貪墨之徒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嘗渡海決獄遇風濤之險陰禱于天風浪帖息其立朝也多所敷陳有謇諤之節及帥淮左料敵制勝雖古今名將無以加時朝堂欲主和議而力陳其非守成都時與安丙書不當與夏人夾攻金虜丙不聽師出果敗績及爲制置以關外四州爲蜀扞蔽竭力措置後鄭損來代

議棄之蜀竟不能支公之料事出人意料者多類
此論薦人物若洪咨夔魏了翁家大酉劉克莊九
二十有六後皆知名昂英汪中則鄉邑及門士也
公性廉約家法清嚴雖蒙宰臣恩例不妄與人
姊嘗爲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
以私相爲賜竟靳不予又戒子姪不許仕進親故
倚勢妄作嘗斥絕之終身不齒平生不畜聲妓不
嗜玩好所居室左右惟尚書而已中年喪偶不再
娶產業亦不增置子叔似納婦有資奩田六百畝
公命歸之初在蜀將去舉羨餘三十萬緡付有司
以俸選用一無所私行至蜀口四路制領以奇至
羨錦來獻俗謂之大送悉卻之後帥廣所得月廩
錢一萬二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
無所受劉文節公光祖謂公勁峻似張忠定廉約
似趙清獻宋史謂公屹然有大臣風蓋無愧也嗚
呼嶺南自張文獻以清風勁節相於唐後余忠襄
亦以文武才略顯於宋而余則未嘗大拜也及公
之出衆以公輔望之而天子亦注意焉適當休致
之年竟辭不拜蓋得古人進退之義清獻之謚不
亦宜乎傳曰有德者百世祀若公不惟吾廣祀之

西蜀外海亦祀之矧為公後乎子遂有學行洪武
中以賢良徵至京師辭歸躬率子弟力學以守先
訓不惟肇建祠堂以脩祀事復以公塋墓在增城
者歲久弗治復率子弟脩之仁孝之心蓋可尚也
因伯箕之請遂撫史牒以及家集事尤著者記之
而公平生所建勲業與出處大節讀之者一覽見
矣若夫堂構制度之詳姑略之而不書云

重修祠堂記

宣德庚戌仲冬撰

曾祭

狀元廬陵人

天之生賢固不以世道之盛衰而其出也必有所
為甚非偶然之故也若宋丞相清獻崔公與之豈

非其人哉公繇紹熙進士歷潯州司法叅軍通判
邕州金人將南侵特授公寶謨閣待制權發遣揚
州主管淮西安撫司事公既至繕脩武備訓練士
卒金人引退不敢犯蜀將董居誼為叛卒所逐成
都軍亂朝廷用公為煥章閣待制出知成都叛者
聞公至皆帖然不敢動其渠魁潛遁公擒斬之蜀
人遂安召拜禮部尚書理宗即位授顯謨閣直學
士知潭州兼湖南江西安撫使尋改廣東經略使
先是廣州軍叛嶺南大擾公肩輿登城叛兵俯伏
聽命海嶠肅然拜右丞相抗疏力辭復上言人主

當辨君子小人貴於獨斷而尤無聽爲先其言及復閭切疏凡十三上辭職嘉熙三年始得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年八十餘而終公平生負志節其見之行事軒昂磊落光明正大而實當宋運衰弱之時公之出也足以維持國家而鎮服當世時論謂其屹然有大臣之風信哉斯言矣公之祠有三其在故宅者洪武初指揮胡通據爲私第公之五世孫子璿徙城南之桂華以居乃即居之東重構祠繪像子孫環而居之歲時祀事弗廢今公六世孫伯胃從成北京屢嘗歸拜祠下乃與堂兄伯箕從子公器叶謀以重新之祠尚未有文闕以屬大學生何善承請予爲記夫以公之功德施於社稷被於生民誠所謂不隨死而亡者由是蜀之人祠之廣之人又祠之他人且然而況於爲其子孫者乎宜夫子璿重修於其前而伯胃請記於其後也嗟夫爲崔氏之後者顧瞻先祠抑豈無春雨霜露之感水木本源之念乎宜其益加脩輯而思有以繼述之於無窮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并書以爲記焉

贊

黃諫 翰林院
大學士

貌古而真心古而純東國鈞軸為世偉人嶺南間
氣無間中夏斯與曲江齊名並駕

跋劔閣祠後

陳獻章

新會人翰
林院檢討

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生宋丞相崔清獻公鎮蜀
時題劔閣即此祠也曩竊拜公坐我于床與話平
生仕之久速偶及之不知其已翱翔于蓬萊道山
之上因請公手書公忻然命具紙筆於席古今幽
冥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
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

甘鏞

正德甲戌
秋七月撰

右此記始于潯州司歷官進封增城開國子累爵
至南海郡開國公崔清獻公筆也公不可作已觀
其門人李文溪稱其文曰明白謹嚴皆此類也予
每讀之竟為之惕然是記寥落於二志間而增之
人士罕有以見其完璧雖他書有菊坡文集與夫
嶺南便民榜海上澄清錄今皆化為烏有矣其言
行錄所載不過詔誥勅劄并辭榮奏疏及詩詞一
二而已於戲宋代賢相公其最也豈以其文翰哉
若公之德業若公之心事若公之風節不可得而
見焉庸敢續附于錄以致追慕之意云

右此贊跋
延當道名

賢進念前哲表異忠良之盛事也予爲之子孫寧
不知所慕哉遂通叙而紀之俾後人觀感而實之
八世孫
睡識

紀祠堂興廢之由

洪武戊寅作

五世孫子琢

子孫於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
是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仰惟我先祖清獻公
以儒術仕宋三朝其勲業見於行事制作足以範
俗邦之士君子取其言行切於事者錄之詞章繫
乎政治者集之刻梓傳世蓋有年矣值元季兵燹
家藏文集爲之灰燼所存者言行錄一編尤慮先
公美迹不耀乎後乃蒐摭鄉閭田里值鄉先生陳

閔卿謂予曰菊坡之文吾得其全爲諸生分持而
嗣錄之今不獲存矣因翻其故笈得嘉定誥命并
奏稿一十六篇後復得端平詔命七篇敢不敬愛
用附于錄因書遺亡之意于篇末庶幾同志相與
忼採而歸之噫吾聞君子存心不掩人之善樂成
人之美苟天不墜公之聲光則斯文或恐復存於
後日將來子孫宜加意焉雖然公之文存亡未決
而公之功業必見於史牒無疑此姑置之今略舉
其近者言之聖人之制允能捍禦大災大患於民
者雖異代尤旌之祀典是以古者祀鄉先生于社

通崇德報功爲人勸爾初公請老而歸杜門謝
病摧鋒叛卒曾忠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宵遁
官吏造門白其事公有與登城諭以禍福賊衆遁
去據古瑞州事聞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
安撫經略使知廣州即家治事區處調度召兵四
集賊一戰不支窮促乞降渠魁就戮是年拜叅知
政事五疏乞辭不赴次年復詔拜右丞相又十三
疏辭不赴公薨淳祐間廣帥方公太琮以公之學
蘊先儒淵秘之傳以公之才負濟世經綸之治祠
公與張文獻公于學咸淳間經略劉公應龍祠公

于西城之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此郡志所紀
有元大德間邦之群彥追思公之德業請于憲府
祠公于故第建學舍于左吾大父提舉公給私田
以供祠費凡吾子弟及閭里俊秀者延師肄業以
育其才春秋則府庠儒官率諸英彥暨吾門少長
咸進于庭盛服致祭薦脩之品莫不如式祭畢而
燕殺核維族脩爵無筭酒酣則雅歌賦詩燕饗不
亂秩秩雖雖一何盛耶洪武戊申

王師抵州城祠爲指揮胡通所據作私第祀事浸
廢以迄于今茲非禮典之大闕歟然崇德報功繫

乎風化終不可泯異時有好古博雅君子任方伯
之寄於可為之時引郡志舉而後之所以關乎名
教之重者非私也古之所謂因事以陳情辭有重
後而不可殺者故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庶幾申吾
哀痛之辭云

紀名公挽祭詩文

八世孫曉輯

成化間檢校陳公獻章一夜夢吾清獻公坐床上
李忠簡公坐床下野服嗒颯而陳參其間與話平
生仕止久速偶及劔閣之題因請手書公忻然命
具紙筆書以付之既覺紀以詩曰清獻堂堂四百

春夢中眉宇識天人報君西蜀清油幕老我東籬
白葛巾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
欲理增江棹也借青山卜墓備時公八世孫潛客
門下示遺芳卷復許示遺像於其還也贈之詩曰
積雨地苔上經旬斷履痕誰為門外客公係莆坡
孫澤與流風遠名因避相尊丹青遺像在何日照
江門後港携公遺像過白沙陳公迎拜于貞節堂
觀感間系以詩羊石卧古佛仙遊照福星清風彌
宇宙白首拜丹青是日有送紫菊花至者起喜復
成詩高風千古鎮浮華擬酌寒泉薦菊花江上一

株紅帶雨丹青同日到山家遂齋宿于外館書招
親友馬默齋容一之李世卿葦盛具禮儀制文托
以菊水薦之以公愛菊也其詞曰先生宋代之名
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
蜀委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於當
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
清通朗徹貌子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警欬若
接按彼神丹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途轅秋菊
之芬寒泉之列奚而薦之用表貞潔祭畢對菊又
成詩曰春事歸桃李西風馨未休長官三徑晚丞

相一坡秋又曰菊坡持酒越江濱御筆親題與醉
巾丞相九回徵不起碧空長挹夢中人弘治庚申
秋九月之吉左方伯周公孟中右方伯鄧公祥潔
具禮儀致祭于吾清獻公之神曰嗚呼神龍輕九
天而旋翊霸一穴鳳凰翔千仞而鴟鴞相爭食惟
公之辭宰輔之命而聞其風者頑不廉懦不立亦
獨何心哉雖然所可見者公之跡亦曰爵祿可辭
富貴不淫而已所不可見者公之心豈不以大厦
將顛非一木之能支耶孟中幸旬宣是方景仰高
風敬齋辦香拜焚祠下於戲人有曠百世而能相

感者以其心之同也公其有知庶鑒鄙懷尚饗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

戴石屏

角中私第自逍遙諸老之中此老高無可奈何懷
印綬其非得已佩弓刀德尊奎壁群兇伏天落金
牌一劄褒綏急驚心護鄉井生憎兒輩說功勞

祝詩

劉克莊

莆田人 號后村

麻卷揚庭久蒲輪就道遲虛傳楊綰用不柰蔡謨
辭祝柱從渠誚催梁得許悲流傳千載下猶足勵

清規

昔侍瓊花宴回頭二紀餘稽康作書懶魏勃掃門

踈尚意開黃閣安知尾素車蕭然旋馬第入指相

君居

先帝謀元帥煩公護蜀淮軍皆歌范老民各像垂

崖北顧猶關慮西歸已卷懷早令扶日月寧不掃

氛霾

元詩

唐律

吳桂發

號東園

下馬傍徨有所思槐陰符鬱見孫枝成都府內三

賢閣耆德坊中丞相祠石室書真鴻苑寶公用蜀文翁制

作石於家藏之監本紀瓊花屏乃愛棠碑公帥維揚繪瓊

花於屏細吟伊呂蕭曹句魯斐誰歟敢說詩

唐律

陳黃裳蜀西人

丞相祠堂六十年庚桑尸祝尚依然海雲蒼狗成
陳迹爽鄂貂蟬映彩椽二獻金甌雖不朽一抔玉
盤亦堪憐有堂幸有聞孫在秋菊寒泉薦篆煙

唐律

翟龕寶安人

象笏猶存舊典刑魏墓亦此振家聲矧今故第堂
堂復不日新祠恰恰成嘉定間關全蜀險端平倉

卒護鄉城此功此德垂千古自有人人香火情

唐律

羅天與號田

清獻騎龍帝所歸貂蟬猶覩舊丰姿綠槐昔日三
公第古柏今朝丞相祠老圃寒香光烈在故家喬
木後人思殊勲高節遺青史今有鉅公詳為碑

唐律

潘昇號東

天南奇氣鍾此老眇視人間冕有蟬去曲江張半
千里繼清獻趙作三賢山高水遠今猶昔屋舊祠
新人亦天扶植每難冰雪後寒花從此再鮮妍

唐律

何芝鳳號古

嶺海幾千年異事祠興祠廢數應關丹青正想官
三太香火未應僧半間景仰當時皆願見蕭條異
代信多難夜窓細讀辭榮表邈矣清風不可攀

唐律

黃甲登號存

昔年身佩國安危去蜀猶深當饋思出處一生無
玷玉功名千載不刊碑祠前古柏尋何處坡後寒
花有幾枝感德固應延世教相門今見復興時右

名人題
詠止此

古律

蘇順孫號後

菊坡命世賢朱明洞天品入則朝偉器出為國長

城敵愛叔子僖兒聞君實名萬鍾若草芥兩府多
門生風采尚未泯德澤冥冥京近市故府宅經今
猶驛亭荒荒秋容圃冥冥瓊花屏緬懷讀書處恍
惚曳履聲天道有好還潛德亦發榮昔年燕寢地
今日坐奠楹素梓恭敬意霜露煮蒿情興起百世
下流哉此風清

樂府調水蘭

陵濟國歷陽

艤羊城晚櫂仰千載一人疆甚霜簡能嚴白麻莫
起風節堂空開張武侯瞻略是丁年曾作去國金
湯黯黯秦雲帶恨依依淮月吹涼故鄉歸去老汾

陽汗竹識行藏到如今凜凜忠精義氣牛斗爭光
可常得知身後正塵飛滄海粵天長蒲澗舊盟休
問菊坡秋圃還香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十終



